



本土文本

没有过不了的渡口

(小说)

□葛卫东



纵贯整个公社的翻身河在三大队拐弯朝东北流,湾口间隔不远有两个鱼簰棚,李二聋子的在河南,瓦匠李耀祖的在河北。

两个鱼簰棚之间北岸上是三大队副业场,碾米、磨细食、轧面、榨油、锯木头……副业场后面青砖场地正中竖着一根四五丈高的毛竹竿,顶上挂两只高音喇叭。场地西北角最热闹,有理发店、铁匠铺、草纸坊、钱香堂。场地北边上大部队,供销社代销点各三间,中间隔条巷子,都是四面红砖墙盖红瓦洋,后面一排生产队集体仓库,再后面有六七间生产队猪舍。场地东北角是幼儿园办学点,代课老师张国连带着二三十个细伢儿。油菜花一开,细男伢儿伏在土墙上扒蜜蜂瓣开吃蜂蜜。再向东沿河住着肖大个子、钱二歪子、刘炒瓢、王家三老爹等十几户人家,都是夯土墙人梁芦苇席顶棚小麦秆元宝屋。

热天个个热,冷天各人冷。分田到户才几年,脑筋灵光的钱二歪子家光景就好起来了,准备一收稻就把面门土墙换青砖,已经请王喜娘吃了两回蛋茶,老大钱国建二十二岁学木匠快满师了。副业场屋后成片粮田,秋风一起,稻穗穗发黄,中秋前碾晒场编麻绳磨镰



全县五十来个公社、乡、镇、场,年底集中开连会是惯例。连开四天农业农村工作会议,集中收听上级的计划生育电话会,生猪生产现场会,搞桑养蚕推进会,农枝农机推广会……中间穿插休息了几天,丁有田没闲着,到县委大院请桑锦林副县长批了十五吨尿素,找县农机局长李长元局长又争取了五台旋耕机……县里会议一结束,统一搭卡车到区委又开了三天会,前前后后不多不少正好二十天。今天傍晚擦黑,丁有田搭上张国成的拖拉机回到公社,先到灶上吃了一大碗面条,把一大捆会议材料交给宋秘书,吩咐一大通。

“给我家兰芳带个信,我先上电灌站工地去。”丁有田拿上三节头手电筒一脚跨上“老长征”就下去了。

“怎么停工了?”丁有田一巴掌拍开肖大个子的堂屋门,沉闷的“吱嘎”一声,一大股寒气涌了进来。

“丁书记,您可回来了!”胡庆德腰间扎一根宽皮带,左手举着玻璃罩煤油灯站在东山墙根下,通红的双眼盯着中柱上的温度计,右手夹的雪峰香烟已熄灭。昏黄的堂屋一片安静,朝南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,两边贴着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,摆在根柜正中的三五牌闹钟正好响了十下,孙学农、吴山泉坐在八仙桌上首,三大队支部书记陈清泉、生产队长王国柱等人围在旁边,秃头煤油灯的火苗一挑一跳的,皱巴巴的图纸、竹编壳开水瓶、白糖瓷缸、黄铜水烟台、红灯收音机铺了一桌子。

大家争着打招呼,纷纷让座。肖大个子搬来一把靠背桑木椅,孙学农掏出一盒飞马香烟,王国柱往搪瓷缸里加满水,徐国彬把水烟台装好烟丝,丁有田接开水烟台坐下来。

陈国泉支书记带人挖的基础,张国成和陈四河跑的运输,食堂就放在肖大个子里……吴山泉扳着手指头汇报起来。

“毛主席的八字方针,土、肥、水、种、密、保、管、工,少一样都不行,春上抗旱、端午秧床没水不得了,节气不等人。”丁有田端起搪瓷缸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,抬右手棉袄袖子擦了擦嘴,斩钉截铁地说:“没有过不了的渡口,看现场去,走!”冬月月上不出月亮,远远就看见工

刀,收了稻就播麦,一晃就农闲了,翻身河公社的干部和社员都知道又要挑沟挖河了。

这几年在公社党委书记丁有田带领下,家家户户出工出力,该疏浚的疏浚,该筑坝的筑坝,该拓宽的拓宽,该深挖的深挖,整个公社二级河、三级河都和翻身河打通,抗旱排涝、庄稼灌溉、人畜用水都没问题了,接下来筑电灌站修整灌溉渠。

早在大伏天,丁有田就和公社分管农业的副主任孙学农带着水利站站长江吴山泉、技术员刘学文坐船为电灌站选址。黝黑敦实的陈四河光着膀子在船尾掌舵,年前新装了柴油机挂浆,搬砖瓦、拉石灰、装氨水尿素、运木料、盘嫁妆忙得不歇。

丁有田戴草帽站在船头,河风一阵阵的,倒也不热,就是脚底板发烫,刘学文不时用吊桶打河水浇烫。

“三个生产小队合用两个电灌站。”吴山泉指着规划草图说。

“一尺水行一尺船,多少田亩配一个站点?不能以小队的个数配站点。”孙学农提醒道。

“嗯,对头,筑电灌站,我们是擗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啊,布点要妥当,重新画线修整灌溉渠,还有三相电拉线、物色放水员、保养维修、工钱水费,学农你提前跟供电、农经打好招呼。”丁有田接话说。

“分流清淤,深挖筑底,埋管安泵,

地上稀稀落落插着昏黄的马灯。没有一点风阴干冷,小路上枯黄野草挂了厚霜,踩上去吱吱响。

一丈五见方的石灰潭浮着一层清水,红砖、黄砂子、青石子、水泥包、毛竹竿、铁锹、蛇皮袋七七八八堆放着。

丁有田的三节头手电筒像探照灯,照起来雪亮雪亮的,从岸边笔直下挖了个几丈深的大槽,东边一条台阶小路通下去。

丁有田下到河底转了两圈,一股臭烂泥味,淤泥层挑清了,青灰沙土层又挖了八尺,这个区域大半个河床都用石块、碎砖、三个土夯得结实结实,浇筑涵洞的轮廓用白洋灰标着线,打框子的木板堆在一边。

胡庆德指出洋灰线边说边比画:“丁书记,钢筋扎笼,砂浆浇筑,大地基80公分厚,涵洞、水泵底座、水泵房基础连体浇筑,保养好了安装两套水泵,上海产的新款离心泵,7.5千瓦扬程25米,管径70公分,电动机是角三厘方法启动,后天就到货,红砖向上砌水泵控制室,高出岸边2.7米,上下通斜梯,控制室进门铺木板到边,从西边配电站接三相高压电。”

“要2.7米?”丁有田疑问,但语气平缓多了。

“电闸开关板高两米,装两套仪表。”胡庆德答道。

“老孙,你说说看!”丁有田盯着孙学农,眼睛像凿子。

“胡师傅是县农机局介绍来的老把式,按图施施工没问题,天气预报有冷空气南下,一下子降温到零下。”孙学农习惯性地搓着手说。

“五度以下,水泥就冻坏了,凝固不结实,强度不达标。”吴山泉补充道。

“老天不帮忙!运气差!”几个生产队干部小声附和。

丁有田拣了几块砖叠起来一屁股坐下来,孙学农掏出飞马香烟发起来,丁有田抽了一根。

“有点像烟圈,又有点像炮楼。”丁有田站起来走到最边上抬头望望说。

“下面就是碉堡喽。”机灵的徐国彬接过头话,有人笑了笑。

丁有田想起在部队挖的地下碉堡,冬天也不冷,有了!

“你们过来!”丁有田一招手,众人围了上去。

“就是气温的问题吧?”丁有田盯着胡庆德问道。

“嗯,其余都办好,我们大会战!”胡庆德蛮有把握地肯定道。



砌房拉电,出水蓄池,连通渠沟……”吴山泉翻开随身记录本念道,并把丁有田和孙学农的话记了下来。

“经好念,戏难唱。挑沟挖河深一锹浅一锹不要紧,筑电灌站讲技术,要请有经验的老师傅掌眼,小年轻拜师学诀窍,膏药家家有,配方各不同。”丁有田一脸沉思地说。

丁有田天天趁早凉上船,带人跑了四天。“交情好水也甜”,这是丁有田的口头禅。到了中饭点,哪儿方便靠岸就哪儿上岸,哪家烟冒烟就奔哪家,家家户户没有不熟的。主家先拿洗脸盆拎吊桶打井水,洗把脸再热情招待请上桌。没有哪家把他们当外人,有什么吃什么,南瓜饭、菜面糊糊、开水泡冷饭、玉米糝粥、蒸馒头干儿、腌咸菜、咸鸭蛋、盐黄豆都行。有的人家炆一盘子牛角瓜,有的人家炒碗青椒茄子,有的人家烧锅冬瓜汤,有的人家客气炒米涨鸡蛋,有时遇到扁豆饭挖块猪油就是美味了,有的人家泡一大碗焦屑放四五粒糖精,丁有田忙起身接过来答谢:“六月六,吃焦屑,长块肉。”主家一脸儿笑。

大家边吃边说笑,吃好了边烧水烟台边拉家常,爽朗的笑声不断。也有人家哭诉伤心的,带崽的老母猪热死了,细伢学费、翻修屋顶、请年酒都没了着落,过了两天丁有田就从开油坊的刘金国家匀了两只小猪崽送来。也有人家把门板放下来让他们躺一会儿的,日头一过就上船,天不擦黑就上岸,傍晚



“用毛竹搭架子,外面用塑料膜稻草席子包起来,加个大锅盖。”丁有田手心朝下双手半握并起来往地上“啪”地一拍,说完头一抬,眼睛瞪得像铜铃。

“我到油米厂借油布,多包几层,里面烧火,东边背风,开个小子送料。”钱二歪子插了一嘴。

“好办法!”众人同声喝道。

“走,上去商量,钱兴国一起来。”丁有田站起身来说。

长宽高尺寸多少?毛竹多少根?塑料膜多少丈?草席子多少张?烧木料多少?……商议到天亮,一一敲定。

不到三天,一个巨大的顶棚搭好了,除了钱二歪子借的油布,整个三个小队的塑料膜和草席子都盖上了,各家都请徐国彬用毛笔写了姓名或做了暗记号。

根据大前天夜里的商量,下午就在大棚里烧了两堆火,几个角落都挂了水银温度计。王国柱带三个社员上半夜,徐国彬带另外三个社员来接班到天亮,找了一大堆老湖桑根慢慢慢,根据温度控制火势,一夜到天亮温度竟都保持在十二三度!

冬月初二一大早,张国成开拖拉机把钢筋圈绑直,铁匠朱开山按尺寸下剪子再折弯,李耀祖带两个徒弟用细铁丝捆扎把钢筋笼,四个社员抬到河底,张二木匠和徒弟钱国建在浇筑部位钉木板外框。

胡庆德指挥六个社员搅拌砂浆料,把水泥、黄沙、石子、石灰、水的配比说清楚,每二百斤浆料从他带来的吉布卡里倒两水瓢半混合剂。

为保证照明,孙学农从公社供电所借了一台发电机,由张国成的拖拉机通过三角带带动,从堆料场到河底大棚拉了一长串灯泡。

陈清泉从生产队挑出三十几个壮劳力,统一在肖大个子家吃了早中饭,从搅拌场到浇筑点,一个挨一个沿线站下去,用搪瓷盆装大半盆砂浆料,打着号子一个接一个传下去,再把空搪瓷盆传上来,工地上人声鼎沸。社员干出汗了就脱棉袄,露出婆娘织的毛线衣,有的毛线衣有两三种颜色。

第一道底料由胡庆德亲自灌砂浆,

晚时蚊子牛虻成群扎堆地扑过来能把人拍走。

收稻,捆草,下肥,播麦,收缴公粮,整个公社很利索齐整,西北片又是第一名。

天气凉了,除了值班的,二十来个公社干部全部下去,组织劳力按新路线修整灌溉渠,先主渠后支渠,主渠交叉口筑涵洞装水闸门。

大姐嫁二姐慌,丁有田的脚踏车叮当响,各个生产队谁也不服谁,到处红旗飘飘。意想不到的,挖大渠填平了不少废沟废塘,整个公社增加粮田七八十亩。荒田没人耕,耕出来有人争。一眨眼的工夫都播了麦,按丁有田的话说这叫“人勤地不懒,年年稳高产”。

三大队第一个电灌站确定在副业场位置,李瓦匠一听说就把网收了,他家二全春上才当兵的,光荣人家怎能拖后腿。李二聋子也就不好意思啰嗦什么了,跟着也收了。

“确定点位下木桩,沉沙袋打坝分流,排水见底清淤……”掌眼师傅胡庆德站在岸边说,在场的社员个个点头。

丁有田第二天就要出发进县城开连会,心里确实不放心,紧紧握着胡庆德的手说:“胡师傅,一切拜托你,收工了,我请你吃庆功酒!”

丁有田转过来说:“一切行动听指挥!胡师傅是公社请来打短工的,你们都是长工,长工要服从短工,婆娘要服从老公。”众人听了都哈哈大笑。

刘学文用钢筋子捣结实。丁有田看了连竖大拇指,把大重九香烟点着了,递给胡庆德嘴里。社员的鼻子都灵的,这个香烟真香!

浇筑了好一阵才歇下来,钱国建钉木板外框,一个多小时后继续开工,胡庆德指导李瓦匠和两个徒弟倒砂浆。天不黑就亮起了灯,整个工地灯火通明,大棚里早早生了火堆,里面干活的人满头大汗。

晚饭就地解决,王国美和几个妇女分肉丁萝卜丝馒头,参加会战的每人六只馒头一包红旗香烟,肖大个子烧了一木桶红糖生姜茶。有的人只吃了两只馒头,其余的用衣服包起来。周围看热闹的人很多,有的人不知道吞了多少口水。

终于一口气浇筑完成,李瓦匠两个徒弟的膀子都抬不起来了,腰也直不起来了,六只馒头都下了肚,香烟孝敬了师傅。丁有田很满意,但还是不放心,请胡庆德再吩咐一遍保养事项,和胡庆德约定腊月头上拆木板,年前安好水管和水泵。

正月初九一大早,胡庆德就带社员开工了,正月十八控制室盖顶,出水口到蓄水池四五天就完工了。公社供电所派来两名电工安装开关闸板,又停了几天电,到月底才通电试机。挡水坝半天就拆除了,电灌站成功出水,三大队畅游!一开机,河中央就出现一个比簸箕还大的漩涡,漂浮的杂物啊水草啊一到周围就被吸下去了,蛮吓人的。

丁有田说话算数,请胡庆德到公社的馆子吃庆功酒,“老胡,混合剂哪儿买?”丁有田笑咪咪地问。

“这个诀窍嘛……”胡庆德舌头打卷忍不住说下。

夏至,插秧,李二聋子开机打水。这天才出水,一条七八斤的大青鱼从出水管喷到李二聋子脚下,以后只要开机打水就有人来等鱼。

一晃又是冬天了,丁有田到八大队检查在供销社代销点歇脚,代销点的徐常山边打算盘边对旁边剪双喜的王喜娘说:“老胡又称了十五斤粗砂子盐,不懂做什么的,去年冬月也称了十五斤。”

“加水融了,灌了两吉布卡,带工地上拌料。”王喜娘应道。

说者无意,听者有心。丁有田瞬间明白了,一拍大腿,老胡这个鬼精,什么混合剂,什么诀窍,盐水不上冻嘛!



双灰山伏击战(散文)

□王海波

过了唐家桥就是双灰山村。眼前的双灰山村,白墙黛瓦的民居错落有致,宽阔平整的水泥路几乎直通家家户户。大棚里瓜果飘香,竹林枝繁叶茂,一幅岁月安好的新农村画卷。

那天我去了双灰山村,站在这片曾被战火灼烧的土地上,却感受到八十年前双灰山伏击战的硝烟依旧在历史的天空弥漫——

1941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。十二月的苏中平原上,枯黄的芦苇在寒风中瑟瑟发抖,像是无数瘦骨嶙峋的老人。凌河的水也瘦了,露出青灰色的河床,水面上浮着一层薄雾,将远近的村庄都笼在了一片朦胧里。

七日的傍晚,粟裕站在花子街的一处高地上,望着远处渐渐暗下来的天色。他的眼睛不大,却极亮,能穿透这浓雾似的。参谋递来最新情报时,他只轻轻“嗯”了一声,手指在地图上画了个圈,正是双灰山那个口袋形的洼地。

“老陶,”他转向身旁的陶勇,“你看这雾……”陶勇有些欣喜,会意地笑了:“老天爷也在帮咱们哩。”

当夜,管家庄桥头响起了第一声枪响。那是区游击队的小伙子们,他们如田里的小鸟一样,东一枪西一枪,打完就钻进雾里。日军分队长林芝七是个暴躁的矮个子,他挥舞着军刀,命令士兵迫击,河对岸的枪声时时断续。八日清晨,雾更浓了,好像一层厚厚的棉絮,将整个世界包裹得严严实实。伪军的团长骑在马上,喘着粗气。他的部队走在前面,日军在后面压阵。花市街的屋檐下,特务营的老李悄悄拉动了枪栓。他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兵,右耳在台儿庄被打掉了半边。此刻,他眯起左眼,准星牢牢套住了那个伪军团长的后心。“砰——”伪团长栽下马来。老李的眼眸中没有一丝犹豫,只有对敌人的仇恨与必杀的决心。

顿时,枪声从四面八方响起,激烈而密集,又迅速消失在浓雾中。敌人根本无法判断攻击来自何方,他们只能在雾中盲目地开枪,子弹呼啸飞过,却只是徒劳地射向虚空。日军的小野大山气得直跺脚,他的脸因为愤怒而扭曲,五官都挤在了一起。这个旅团长的督战代表有着典型的日本军人做派,他命令炮兵向可疑的方向袭击,炮弹落在空荡荡的田野里,炸起一片片泥浆。泥水飞溅,却没有伤到一个游击队员。

傍晚时分,敌人终于进入了双灰山的“口袋”。他们疲惫不堪,在洼地里扎营。日军士兵机械地挖着工事,伪军们则三三两两瘫坐在地上,早已没了最初的威风,好似一群失去灵魂の木偶。没人注意到,特务营的战士们正借着暮色和大雾的掩护,悄悄渡过了凌河。他们的身影在雾中若隐若现,鬼魅般悄无声息地靠近敌人,为即将到来的总攻做着最后的准备。七点整,雨突然下了起来,豆大的雨点砸在地面上,溅起一朵朵水花。陶勇看了看怀表,指针指向了七点,他对身边的通讯员点了点头。霎时间,冲锋号撕裂了雨幕,八团的战士们从东西两侧杀出。他们大多穿着草鞋,在泥泞中奔跑时发出“嘎



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,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,欢迎来稿:wyhappy781@163.com